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錄監生臣劉國永

經部五

春秋事義全考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明姜寶撰寶字廷善號鳳阿丹陽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明史藝文志朱彞尊經義考俱載有是書二十卷而此本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所缺佚不知目次何以不合或

傳寫有悞也其書大旨以胡傳為本而間出己意以附益之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缺亦胥為補葺中間地名以今証古雖間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為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即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貶絕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

著其非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

聖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為啖趙以來所未

及可謂闡筆削之微旨立名教之大防一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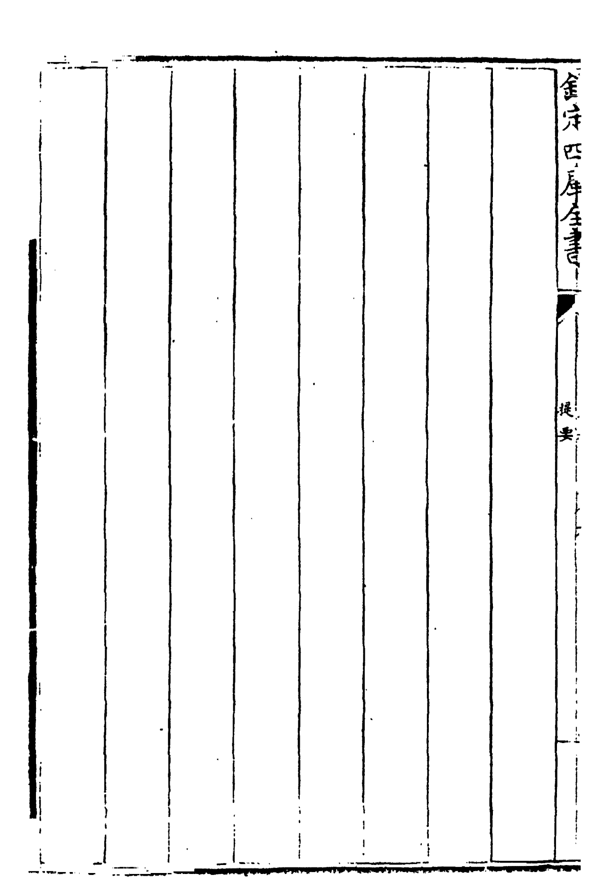
足稱毋庸槩棄故特著之於錄以備參考據

藝文志寶尚有春秋讀傳解畧十二卷今則

未見云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事義全考序

我國家列春秋於學官主胡文定公安國所著傳俾士子肄業焉以應制舉予實少由業詩改業是經也且讀且心疑蓋謂孔門以來說是經者惟孟氏能得其宗旨其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既推本春秋之所由作又述孔子所嘗自言有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聖人因史爲文文在也而事與義往往多失之當時桓文以有功王室

稱霸主故事屬二公將以二公該他公非謂二公之事即可盡春秋之事也事貴詳貴核詳且核又貴連絡而通貫左氏詳矣中有浮誇失實前後不相蒙者是固有待於後之人因事以考其全義而謂之竊取蓋其寓褒貶於筆削不惟游夏所不能賛即聖人亦不敢抗然自任矣義在褒善貶惡而經世之法如所謂尊君父討亂賊敦典庸禮内安外攘云者亦即於朝聘往來會盟侵伐郊望禘雩之類見之葢多直書而義自見即有筆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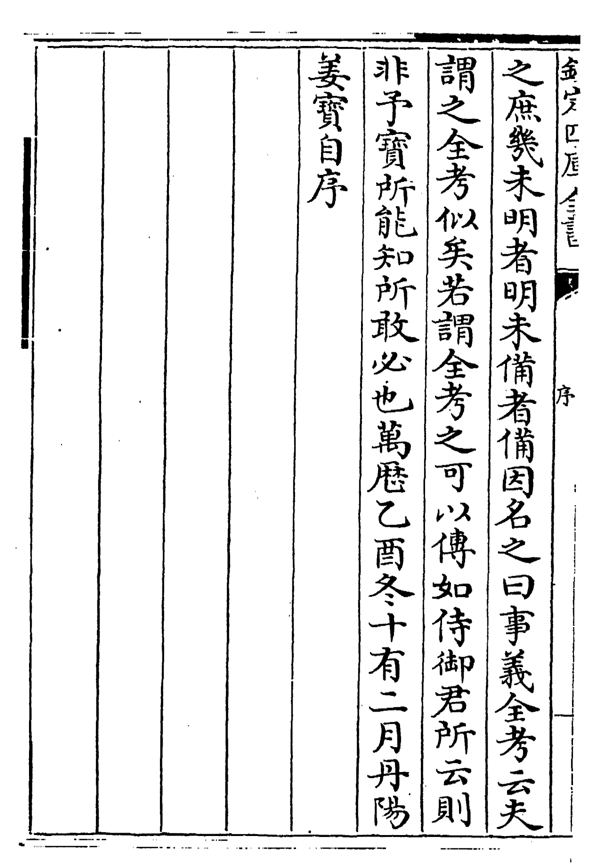
其褒貶亦多於直書中槩見焉初未嘗因一字以求一義予人以爵奪人以爵甚至周大君魯父母國亦例以予之奪之如胡氏所云是又有待於後之人因文以求事因文與事以求義要之至當求其精縕之所在而兼亦有以考其全也予寶隆慶初罷官還山時手是經因所疑求之心求之諸家之傳註以我之心求合乎聖人之心以我所自爲說紊互諸家之說又以求合乎聖人之說如射覆家探物而祈中中肯窾者手録之而仍以

胡氏傳爲主事詳且核矣求其連絡而通貫義昔未妥
今求妥傳昔闕今求不闕地里昔主指掌圖謂時代有
沿革而不便稽考也今悉準皇明輿地圖考一開卷而
方輿所屬亦了然在目矣近代說春秋數家如新安趙
氏汸之屬詞會稽季氏本之私考周藩宗正西亭公睦
㮮之辨疑與金壇王氏樵之經世似能窺見聖人之心
不悖謬於其說足以發胡氏及諸儒之所未明與補其
所未備而王氏爲予賓姻友地相近志相同又同時去

國而家居時時往來印證尤足以相發而相取也以此彙訂久若有合焉乃始繕寫成帙攜入留曹侍御同郡李君一陽見而謂可以傳遂鋟之梓予惟春秋爲聖人傳心之要典又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子寶何所知敢有可否其間哉寶聞程子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一句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朱子云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而外四夷貴王賤伯其大旨如此未必字字

有義也故予又謂孟氏以來惟程朱二大儒能得聖人之宗旨至於學是經而說之之法亦惟二大儒能得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焉予嘗據是以求之諸家久而遂成此編也謬以爲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聖人之襃貶第觀其所書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爲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考之公穀之

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僞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𡨚於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爲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爲竊取而非如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聖人之心於是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中即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以求聖心之所以傳王法之所以不易義其或在兹乎義其或在兹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悉纂著



之庶幾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全考云夫謂之全考似矣若謂全考之可以傳如侍御君所云則非予寶所能知所敢必也萬歷乙酉冬十有二月丹陽姜寶自序

春秋事義全考序

予讀姜先生所著春秋考嘆其能立言不朽云先生蚤從晉陵唐中丞應德學中丞博學能文年少魁天下為一時學士宗先生受其指亦以春秋魁天下名家既晉讀中秘書益精博天下稱鳳阿先生而不名天子察先生可師遂先後勑視學閩蜀入為南國子祭酒於是先生經術傳四方先生於春秋深故其教指嚴一時師道為尊比家食日事檢閱有自得悉著於書暇則集其宗

及邑中俊弟子開決之先是雲陽闞贇書者二十年自先生里居厥嗣若諸從相繼取科名里中踵興後出者濟濟郁郁人文遂爲吾郡冠蓋先生在國國重在鄉鄉重則明經之教爲功矣先生著書成不以陽不肖授而習之見其取裁詳援引正文無遺事事無怫義間出已意悉契聖心觀其自序曰孔子作春秋義在褒善貶惡而經世之法如所謂尊君父討亂賊惇典庸禮内安外攘云者亦即於朝聘往來會盟侵伐郊望禘雩之類見

之盖多直書而義自見未必盡以一字求一義遂自予奪貶絶人爵甚至周天子曾父母國亦例以予之奪之如胡氏所云也其自謂竊取者亦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天子之事所不敢當亦非如胡氏所云託南面之權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罰也嗟乎知我者春秋千載之下先生其人與客有私於陽曰今制業春秋者宗胡氏是書將無戾邪陽應之曰康侯常以巳見釋經而先生説經旁引折衷各有其本間有所異於康侯正以

明經義爲康侯忠臣何庆也客爲解頥未幾先生進大司寇執法南中矣司馬遷曰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漢庭吏重經術常以春秋尚書折大獄今先生以春秋之義平天下獄當人人自以不冤而陽故治尚書爲侍御按部治獄雖有意乎伯夷皐陶未能也得先生所爲說春秋者而王道之條紀法律粲然矣豈不偉與陽鄉里承學喜而贊其後不自知其言之不文也浙江道監察御史李一陽序

春秋事義全考卷一

明 姜寶 撰

魯隱公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按垂編年之法在此明體元之義亦在此胡氏於隱言體元於桓言編年者互見爾蓋從一累數乃史氏編年之法然一年而謂之元年者則祖述舜典商訓

元日元祀之說以立文而見人君當體元以出治也自隱之後他凡稱元年者義皆同

春王正月

按周在當時實是改時改月蓋以建子之月為正月以仲冬為孟春三正迭用於古有之今春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周實改之為正月矣因魯史故謂之王正月即左氏所云王周正月明非魯正月也夏時冠周月之說恐未然　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

之始也　隱攝君位不行即位禮故不書公即位

屬詞即位乃見羣臣因有所隱避則其禮可廢朝廟

告朔乃新君見祖禰奉王教之始禮不可廢故書王

正月以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曹姓出自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子爵國邾國北界於魯而南連滕薛蓋在今曲阜滕嶧之間　蔑姑蔑杜預云魯國卞南有姑蔑城在今兖州府泗水縣界

左氏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也高氏曰隱自謂爲

桓而立内慮國人之不已恱外懼屬國之不已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　胡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　今既與邾盟而後又伐邾盟不足貴審矣故知凡書盟者皆非也　書及彭山季氏本私考引孔頴達之説謂魯事以公爲主故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

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先行會禮而後盟此惟盟而不行會禮故也由此言之及者兩相欲之詞而盟以公及則以内外别賔主之謂非是欲在公而不在儀父之謂也　趙氏謂儀父亦邾君之名與季孫行父晉荀林父父字並同緣未得王命故其卒不見於經至莊十六年名克者乃其嗣君自以王命爲子而書卒爾附庸之君縱能自通於大國有何可嘉而字以襃之乎胡氏以爲中國附庸例稱字

亦未必然葢自從載書書名名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季氏私考宣王封母弟友於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虢鄶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因分其地遂國鄶都焉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為開封府鈞州新鄭縣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內而鄶都之遷則因其有功而徙封也　鄢鄭地今潁川鄢陵

段本居京京在今鄭州滎陽縣本鄭大邑也而段又多才不義其逆謀勢所必至今段不書叛鄢不書圍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詳矣然謂之克則見段

强得衆亦待久而後克爾故段不稱弟謂絶其屬籍而以罪討齊履謙氏以爲討罪之辭是也段既得罪於國則宜稱國以討而專目鄭伯責在鄭伯也段之惡鄭伯養成之也胡傳後段說是其說云　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

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又云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敢作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按仲子乃惠公嘗請命于周而繼娶爲夫人者故王來賵惠公幷及焉左氏以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賵惠公爲緩以賵仲子爲豫凶事以此　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謂豫凶事此非人情朱子曰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愚謂造生棺生墓即今人亦何嘗諱死耶　按稱天王是春秋特筆盖以天道奉大君欲其奉行天道而然也胡氏以天自處恐非春秋之旨孔子於春秋之義曰竊取曰

罪我惟春秋此尚謙不敢當何敢軒然自侈以天自處耶至於宰咺之歸賵則固直書于策而是非自見矣當時惠公既嘗請命而娶仲子則謂之爲妾不可也但於諸侯不再娶上斷論其是非則可咺之書名季氏私考謂咺小臣攝冢宰以行故從天王命辭而稱名觀今之使外國者假一品服色以重其事則此容或有之不然三公稱公如州公祭公之類六卿稱爵如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之類三公兼冢宰如宰周

公之類皆未有稱名者若以爲春秋特貶而書名當時不以名來便訪問其名而書之於策恐聖人不如此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武王封微子于商丘之墟商丘今歸德府宋國所受封地也宿今宿州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季氏私考是時齊鄭合黨而魯有内憂故及宋盟以結隣援亦盟蔑之意也　胡傳内稱及

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以後此伐宋志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皆非也

凡惡字罪字譏貶字施於魯於王皆不可謂見其事之非則可蓋聖人於君父不應如此僭擄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季氏私考曰王朝三公稱公卿士稱子若侯伯之爵

畿內未嘗以封祭伯之稱伯與凡伯毛伯之稱伯同皆畿內大夫之字非爵也 胡傳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 按祭之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而食邑於祭蓋與魯同宗者也故爲王卿士而來朝于魯書此亦不是貶但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爾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卒不日胡氏以爲見恩數之有厚薄竊恐不然

西亭辨疑云嘗考内大夫卒者自成公以後皆書日以前間有遺者歷年遠而簡編脱故也胡氏蓋因後此公子彄之卒公有葬之加一等之說而偶書日遂以爲然爾　呂伯恭謂内大夫之卒益師自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也程氏謂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亦非謂益師自爲卿蓋謂魯不請命於王而自使之爲卿爾意亦同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杜元凱謂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季氏私考謂濟陽舊城在兖州

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潛魯地葢在南鄙近戎者

按戎不當會即惠公有舊好亦不當修春秋直書于策而其失自見矣戎自是當舉號即舉西方蕃國之總名亦非以是爲貶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今莒州南七十三里有向城又濟源縣亦有向城向後爲鄭所取則似濟源者是

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丕公卒始見春秋　陸

氏曰經中一字徧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唯人字爾國而稱人衆詞也師稱人則寡詞也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黜其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今莒稱人當是寡詞與無駭帥師相反

無駭帥師入極極附庸國今兖州府地入極無事實今不可考

季氏私考造其國都曰入莒本利向故入其國所謂向姜不安莒而歸事實不必論其有無但莒入向而無駭入極則俱逞忿之兵爾侵人之境且爲暴況入

其國乎胡傳云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今魚臺縣東有武唐亭

季氏私考春與戎會矣此何以復及之盟懼其有所不協也蓋會所以决疑盟所以固信心相信則無待於盟矣事不疑則無待於會矣太叔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也書日者約日而往有定期者也　陳

氏曰曾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戎秋而盟戎既爲特會又爲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見其非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今青州府壽光縣西三十里有紀城紀所受封當在此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惠公女也

按渭在歧周境内文王又世子也故可以親迎韓侯因入覲故于蹶里亦便道而親迎爾若國君禮所當

然遣卿逆而至矣則親迎於所館爲宜今紀婚未必是刺不親迎得非爲伯姬今歸紀而他日遭去國之變聖人有所感慨於心於紀事獨詳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在今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即髙密縣北界地蓋本紀邑故與紀境相連後爲齊有而封晏平仲於此杜元凱謂爲莒邑非矣

按以子伯是子帛爲履緰字者非也蓋紀大夫無先莒子理又載書大夫登名亦决無稱字理也以子伯二字即侯字之誤者近之其以莒魯有怨紀昏魯而

欲結好以和解之者此或然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攝而桓爲太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赴于諸侯

子氏仲子也左氏之說蓋嘗見是於朱子矣今從之

鄭人伐衛衛姬姓侯爵國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今衛輝府淇縣衛始封地也

胡傳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春秋罪鄭之意如此但程氏以爲不書戰衛

己服可免恐未必然要是衛完守不與鄭戰鄭自不得不退如陸淳所云主人不出戰客軍殺人掠物而還是已謂能徼詞卻敵及引咎以諭敵恐衛未必能然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按土能掩日之光計者土之餘亦能掩日之光此明入地中所以爲明夷日有食之者正與土計二星相值光爲所掩若有食之者爾星命家說如此似不足

據然却與明夷卦義相合故志之於此　胡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吳楚侵中國皆陽微陰盛

之證也是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季氏私考上古陽盛日恒不食故食即爲異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止三十六食則其時猶有不食之日也公羊曰記異其以此歟

三月庚戌天王崩史記曰平王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

季氏私考凡天王崩未有不赴於諸侯者盖含襚賵賵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於送葬則天子當以禮待賓客而無所利焉故賻賵之禮至則雖微

者弔喪而亦不之校惟其先至則遂辭會葬而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志崩不志葬也平惠定靈是也若及葬期而賻賵之禮始至則遂會葬此所以志葬也桓襄匡簡是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胡傳以爲王室不告魯不往固非季氏以爲三王皆未嘗立而以嗣王故追稱王者亦非也史傳明言莊立十五年僖立五年頃立六年安得以爲未嘗立而追稱王也然則當從厲詞無疑矣今録其說於左　厲詞以莊

僖之時齊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順周無不告魯無不往之理頃王之立嘗遣蘇子與公盟魯嘗有請于王欲以王寵求昭姬於齊亦無不來告往會之理要是春秋削之見桓文不能率諸侯享覲于王庭而徒以弔送爲尊王虛文其後晉伯中衰齊執天子之使楚僭號加中國無有能正之者王室以無伯而愈卑矣雖弔葬猶不弔葬也是故削此三王之弔葬所以定伯者之功罪也其法與正月不書王相表裏葢屬詞

比事之教如此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本尹吉甫之後食采於尹故因以爲氏

左氏以爲君氏卒隱公之母聲子也資中黄氏亦以爲然據經文還主尹氏爲當蓋左氏事雖可信而經文尤不可改故也　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　季氏私考卒稱辛卯赴有的日矣然

氏豈可以自赴之辭蓋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懼魯失禮而爲之赴也雖因時所稱謂之尹氏而世權因可見矣書魯往弔也蓋其後嗣方隆禮不可慢是爲生而弔豈爲哭死哉隱公媚於權勢非禮義之交亦可見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子者父在之詞　父在而子世其官者武氏子仍叔之子是也　當喪遵諒陰古制未有使命之詞及於

魯若武氏子自來求賻者然其失在周不可來求魯不可待其來求上見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廬陵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故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爲公子馮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姦雄然亦宋殤公忌馮之一念啟之也卒至與夷見弒然後已焉

由此則知殤忌克之罪大矣　當時穆公之以殤公爲後蓋知殤公若不得立而立馮必不靖自以爲智而不知鄭莊奸雄非可以託馮之人馮居其國實開宋後來兵爭之端故禍宋者鄭莊而致鄭莊之爲宋禍者穆也　季氏私考書卒者紀死者之常也春秋中惟天王書崩魯君書薨乃臣子尊稱其君之辭其稱隣國之君與本國異矣蓋古人以死爲終事故卒者通於天下之恒稱也禮記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之

詭恐非胡傳蓋亦本此而失之爾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鄭伯莊盟于石門齊姜姓侯爵國出自四岳岳其初本爲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于營丘爲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淄今青州府臨淄縣古齊城是也石門今兖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

廬陵李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以小人之雄因是春交質之故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仇宋此石門爲東諸侯合黨

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與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爲有見然則王伯消長之機其不在兹乎

癸未葬宋穆公

魯往會故書　按宋殤齊昭弑因告亂而書遇弑必不以禮葬葬未必告此魯所以不會討其賊之説非也　屬詞宋桓公迫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致諸侯送葬襄公兵敗身傷而卒成公卒後國亂皆不備禮禮不備不敢以葬期告諸侯故不往會然則謂桓不

討閔公之賊襄失民亡衆成國亂無政治其罪之說亦非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今莒州有婁鄉地

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始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淳于杞又遷都　胡傳上二年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吁衛莊公庶子桓公完之弟也

程氏曰自古簒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春秋書此所以爲後世之深戒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殤公今洪縣界清水合洪水入衛河之南近牧野處即其地蓋在衛南而近於鄭便於謀衛以伐鄭者也

是時宋殤公初立忌弟馮在鄭懼鄭挾以爲亂也而

與魯合黨謀伐之時適州吁弒君冀得其從必易故同履其地陽若偶遇者然其實欲結州吁說以修先君之怨和民定位而伐鄭之謀定矣先君之怨謂鄭嘗修廪延之怨而伐衛也

胡傳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凡書遇者皆見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陳嬀姓侯爵國武王封舜裔孫滿於陳是爲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爲宛丘今開封府陳州是也蔡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爲蔡仲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其地

張氏曰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已爲恨謀反取其國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鄭爲仇及是衛州吁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陳蔡亦地與鄭隣而畏其虐者也夫宋殤怵於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自

是日從事於兵而弒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役也據事直書罪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蓋孝公之子惠公弟隱公時止爲大夫故稱名桓公時爲卿然後稱公子

屬詞夏伐鄭秋翬復會伐鄭是四國再舉兵明矣先儒誤通前後爲一役故有詞重義復變文特筆之説非事實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今大名府開州東

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鄄皆衛地以水經考之蓋流經鄄城雷澤郕鄆之地以東合於濟者也賈逵以爲陳地者非

此與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同屬詞諸篡立者諸侯定其位則列于會而稱爵故未會諸侯者皆名之不成之爲君也皆稱人以殺者以其弒君代立非有司法守之所能治而國人得而討之也　又曰春秋君弒而能以義討賊者唯衛人爲正　金壇王氏樵經世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連書衛人而二事

之是非曉然矣何也衛可以討罪不可以置君州吁

爲僇而晉受之春秋以是爲無君父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亦莊公之子桓公弟

季氏私考衛自州吁見殺至是逾三月矣莊姜在內

大臣無權久猶未定豈以晉本淫人不欲使君國乎

晉見其遲疑如此必陰結國人而衆共立之爾家

氏曰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志得而驕晩焉

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於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

見衛亂之所從始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今兗州府魚臺縣北有武唐亭即此

魚與漁同觀取魚以爲樂也　胡傳諸侯非王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非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屬詞時衛人既討州吁又能以禮葬其君會諸侯之

送者故雖君弑而書葬　詳胡氏傳以德言之則失位而見弑不應謚桓以爵言之則本侯爵不應稱公見其臣子因私謚而稱公皆罪臣子之意也胡氏之意是如此按私謚稱公者國國皆然不止衛之臣子也前此於葬宋穆公已當發凡例矣何至此然後言及耶

秋衛師入郕郕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其地在今兖州府汶上縣北三十里有郕鄉

臨川吳氏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所封郕乘亂侵衛

已非衛又報復而入其國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以師入兄弟之國乎　胡傳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資中黄氏曰據左氏惠公末年失禮再娶娶而生桓公未幾而公薨蓋隱攝而俟桓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爲君故於桓母之卒用夫人禮及免

喪則考仲子之宮而獻六羽焉此最可信可據者也

初獻六羽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郳人鄭人伐宋

家氏曰郳序鄭上著其爲兵首所以貶也郳見侵於宋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因鄭宋之隙而偕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復已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郳爲首鄭次之鄭以伯爵之國而序乎郳之下亦所以貶也季氏私考鄭莊奸雄挑郳讎宋而推以爲主郳人不自量力而爲其所愚如此觀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郳則以鄭怨爲深而郳不

足責故爾

螟

胡傳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書螟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胡傳公初如棠觀魚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

一也其及宜矣屬詞彊孝公子也諡僖伯臧孫辰彊之孫哀伯達之子諡文仲臧孫許辰之子諡宣叔是為臧孫氏

宋人伐鄭圍長葛（即今許州長葛縣）

張氏曰宋殤以郛鄭伐巳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胡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㫖為納成於魯以利

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

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故特稱輸平　陳氏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自此以後魯合於齊鄭而離宋魯之交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今沂州西二十五里有艾山即此實魯地非齊地齊侯至此與魯盟爲鄭結魯也

按齊僖方合諸侯以樹黨故隱公會之盟明年又使其弟年來聘以結之則艾盟齊志也　廬陵李氏曰

齊自師尚父十二世至釐公已稱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爲好未可間也故假鄭以求魯魯一溺於輸平之利再狥于艾之歃三誘於祊田之歸四惑於不王之告而魯與齊鄭之交固矣

秋七月

胡傳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

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長葛

穀梁曰此其志何也久之也爲圍之逾年而取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自齊鄭入許而後外取邑不復書傳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書之則不勝故書其重者而已　張氏曰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在必取鄭莊不求保其土地人民反交結於魯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宋殤

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蹙國喪師以及其身愚按由此言之鄭固姦人之雄而宋亦可謂愚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胡傳後此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程氏曰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于家今始歸娣歸不書今書憫其無終也

滕侯卒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
滕侯宿男之類是已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
而親往侯其葬滕隣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
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
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
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録不卒非
外也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

夏城中丘今兖州府沂州北有中丘古城

季氏私考中丘近莒之地莒雖小國而界于東夷隱公之時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杞牟婁騷騷乎爲魯疆埸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以爲向之外應也 按此與後此之城郎皆言夏若舉首時則夏之二月中時則三月爾即四月亦不得全謂之使民不以時胡氏之説非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杜氏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廬陵李氏曰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　胡傳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

秋公伐邾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故公之伐邾爲宋討　汪氏曰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

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胡傳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眜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眜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因以爲氏在畿內以爲在今輝縣西南二十里之凡城則畿外地矣恐非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胡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　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　汪氏曰裔戎朝于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象胥之職特小過爾令王臣銜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過衛而戎報私怨以兵衆劫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戎不足責衛人坐視王臣

之得於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義安在哉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詞而與之著其率兵徒之衆凌虐王人是横行中國不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愚按既云戎不足責而又有此說見此事可爲王室憂又可爲諸夏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一名犬丘今曹縣東北有垂亭

髙氏曰殤公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誅衛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

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盖垂之謀也　季氏私考宋衛本與魯爲黨以魯既許平而二國將要齊以絶鄭故爲此遇而旡屋之盟議在此矣其以遇禮見恐泄所謀欲密其迹爾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在今費縣東南費縣今屬沂州

張氏曰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廵狩遂各以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其不憚委先祖所受

王邑於人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卒使魯隱間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見鄭莊爲小人之雄罪之不可勝誅也

庚寅我入祊

胡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祊近於魯許隣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廵狩矣用是見

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屬詞言入者公羊曰難也祊在泰山之下去鄭遠而近魯必鄭人不能有而後歸於魯也魯以其民不服故以兵入焉祊歸我而許田未易豈非以其難歟 按祊民之不服於魯必又以祊之近魯恐其所取之貢賦不若鄭前日所取之輕而不樂歸之故以兵入之而後祊始爲我有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宿微國而服於宋其卒以嘗受地主之供而備禮以弔也胡傳春秋之時諸侯凡赴者皆不以名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即瓦亭蓋南燕地而北近

於衛者也杜氏以爲周地恐非

陳傅良曰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然則盟主之興其亦有感於私黨分而約劑亂歟其後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故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爲限也但始於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爲參爾

胡傳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　季氏私考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宋衛欲致齊以絶鄭故爲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爲宋下陽亦

腹心而已不踰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

按程子以此盟爲與鄭絶是也然是時鄭莊固挾齊以自强齊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與宋衛盟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而齊從之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葉宋衛自不悟爾

八月葬蔡宣公

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今沂水縣北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即

此此莒地也以爲紀邑者非

左氏以成紀好也　家氏曰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怨向服魯而入其國前此紀人爲之平之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故及其臣爲盟　胡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見失禮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汪氏曰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帥師出境其爲大夫明

矣特未賜族爾　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蓋卒而後賜氏展氏展禽之先也　胡傳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姓也季字也　汪氏曰隱公之立既不稟命於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王

武氏子來求賻又不奔喪會葬及桓王即位又不入覲而奄然王臣之兩聘終其世而不遣一介行李造于京師苟曰攝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録王臣之聘惟隱世最數隱不克終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

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魯大夫未賜族者

夏城郎今魚臺縣有郁郎亭盖近宋之地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擣其虛故城以備之

屬詞春秋之世魯人日不暇給不能及閒暇以修保障遇有外憂往往城要害以備難如城中丘城郎而後城邑二十一城中城二城西郛二築邑一或爲懼齊或爲懼晉或備莒邾或帥師而城或强家專邑而城或爭外邑而城之故雖非時而不得顧雖得時亦不足稱也然冬月興工爲多而無書秋城者則猶不以感暑着農事方殷時勞民也　廬陵李氏曰郎魯近邑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之世陳蔡

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囿又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遊觀之地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北鄙近齊之地莊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以爲宋地者非

胡傳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爲師期也夫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

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巳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家氏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與宋爲同盟今魯啗於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宋内揣有愧而鄭適以王命來告故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伯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昉於此 季氏私考春秋之初齊鄭爲黨及六年鄭來輸平而齊亦結魯艾之盟年之聘皆爲鄭也八年齊雖與宋衛盟瓦屋

然亦陽示腹心而已豈真與宋合哉至是將謀伐宋即魯會防蓋先堅魯黨鄭之志爾明年與鄭盟中丘乃始定議而伐宋之兵舉矣此皆鄭莊挾馮傾宋之計而齊則協成之者也　桉爲周司徒者乃莊之祖桓公父武公而莊盖假借其虛聲稱王命以恐動隣國爾是時實未嘗爲王卿士有王命令伐宋也　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於昵鄭而仇宋故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于宋則興兵

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矣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録之如此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爾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　屬詞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而王臣不出王師不行故但書公會齊鄭暈帥師會伐而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地臨沂水順流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

以達于菅即宋之西北鄙也翬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公敗宋由西道入竒兵也葢謀定於此而齊鄭以利啗魯苟有俘獲盡許歸之使專致力爾　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决出師之期經備録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者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季氏私考翬不稱公子猶未爲卿也掌兵日久而不

得爲卿翬於此不能無怨望矣憾而能眕者鮮況兵權在其手乎故桓之弒隱翬成之也　資中黃氏曰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號令亦往往不行如翬帥師是也無駭入極無駭卒挾卒皆無謚此皆謙不敢自謂爲君所以如此　高氏曰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爲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爲鄭謀宋又欲得宋

利也惟知貪利不復顧義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陣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文王第十一子所封即取郜大鼎之郜蓋先爲宋取而遷其君於南以爲附庸其地亦在城武當北郜之南謂之南郜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是也郜故地是爲北郜宋實邑之故魯取郜與取邑之辭同防宋北

鄗邑近緡　胡傳內小惡直書而不隱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家氏曰魯與宋本無纎芥之隙徒以歸祊故爲鄭所役暈旣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外黄縣東南有戴城今開封府睢州考城縣是也

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愚按取之盖取其車徒與輜重也　廬陵李氏曰程子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説爲當胡氏謂一舉而兼四國恐非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近于衛乃衛之與國故齊鄭入其國以報衛也

趙氏録疑云程氏此傳本説伐宋事非解入郕然知

伐宋之非王命則知入郕之非討違王命矣此書入所以爲不順之詞　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爲王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已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是時鄭伯實未嘗爲王卿士不過矯假以爲報復之私爾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

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爲鄭伯之所欺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滕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其國在今兖州府滕縣西南　薛任姓本亦侯爵國黄帝裔孫奚仲之後也其國在今滕縣東南四十里

屬詞隱桓莊之世小國之君往往來朝于魯而魯未嘗往朝大國以當時大國皆齊等故也傳言滕薛爭長明非旅見隱以攝君衛侯來會葬不敢見而謂隱

僭天子之禮受滕薛之旅見非也　啖助曰凡朝聘同時至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後不同行禮則各書之穀伯鄧侯是也　此只罪滕薛不朝王而朝魯魯亦不朝王而受滕薛之朝爲是不必更在旅見不旅見與魯受朝不報上纏擾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南有釐城鄭地也今屬開封府鄭州

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爲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爲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齊

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鈎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姜姓男爵國炎帝之後堯時爲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地在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也

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爲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

已功而不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巳功而不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絶其祀也故書入以爲猶愈於取其土地而併絶其宗祀者爾　季氏私考許田先王所削於許以賜魯爲朝宿之地者也故其地在許謂之許田世爲許治而納貢稅焉隱公時必以地遠而不能控制鄭利其近巳也欲得之且長葛近許

而爲宋所取宋恃以能守則鄭於許有隙焉故啟魯爲時來之會而連齊以入許許既定而許田復於魯矣夫鄭之歸祊但貸魯以爲讎宋之計未言欲得許田也及魯取郜防獲利已厚於是始有取償許田之意且以報許此鄭莊之奸計也魯於許田本非所急但以其近鄭欲索高價故未即與爾　廬陵李氏曰許與鄭爲隣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内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

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固鄭之内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釁復啟然齊桓既伯許一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圍鄭人之侵無能爲也及晉伯以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於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於葉再遷於

夷又遷於白羽又遷於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無亦見公有黨惡之非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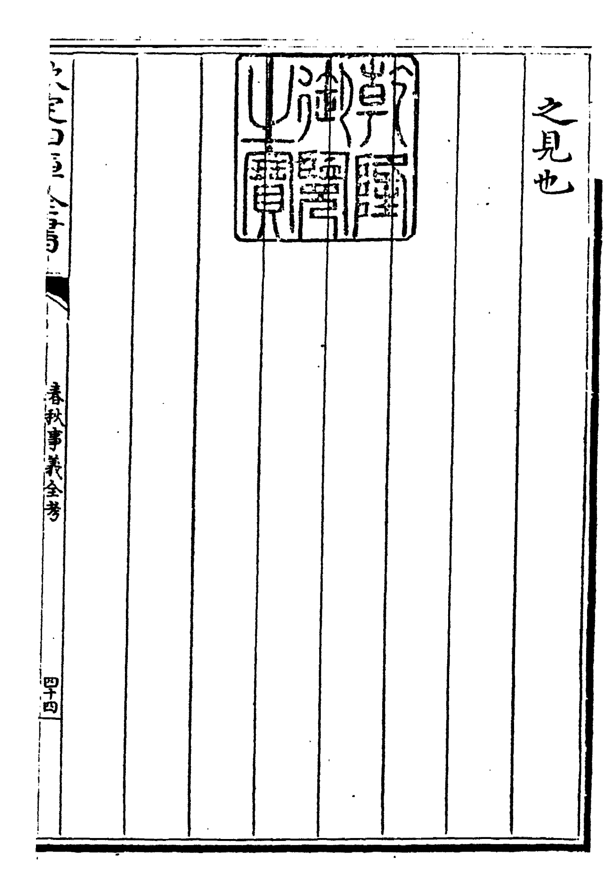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胡傳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盖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

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據左氏使營菟裘吾將老焉之説則隱之攝了然矣盖位本非其所有因讒言交搆而始欲還桓也惜乎晚矣　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于

宋自六年以後黨于齊鄭原其即位實由於攝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侯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寪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巳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國之賢吾未

之見也



春秋事義全考卷一